

目 录

总序	戴逸 (1)
序言	戴逸 (1)
北上日记 光绪八年壬午 (1882 年)	(1)
计偕记 光绪十二年丙戌 (1886 年)	(12)
味腴室读书日记 光绪十二年丙戌 (1886 年)	(24)
味腴室读书日记 光绪十三年丁亥 (1887 年)	(34)
味腴室日记 光绪十五年己丑 (1889 年)	(42)
味腴室日记 光绪十六年庚寅 (1890 年)	(59)
北上记 光绪十六年庚寅 (1890 年)	(70)
日记摘录 (1888—1890 年)	(74)
日记 光绪廿一年乙未 (1895 年)	(81)
日记 光绪廿二年丙申 (1896 年)	(91)
日记 光绪廿三年丁酉 (1897 年)	(116)
澄斋日记 光绪廿三、廿四年丁酉、戊戌 (1897—1898 年)	(136)
守拙日录 光绪廿四、廿五年戊戌、己亥 (1898—1899 年)	(162)
澄斋日录 光绪廿五年己亥 (1899 年)	(190)
南游记 光绪廿五年己亥 (1899 年)	(195)
日记 光绪廿九年癸卯 (1903 年)	(205)
澄斋日记 光绪卅年甲辰 (1904 年)	(228)
澄斋日记 光绪卅一年乙巳 (1905 年)	(262)
澄斋日记 光绪卅二年丙午 (1906 年)	(293)
澄斋日记 光绪卅三年丁未 (1907 年)	(340)
澄斋日记 光绪卅四年戊申 (1908 年)	(368)
澄斋日记 宣统元年己酉 (1909 年)	(419)
澄斋日记 宣统二年庚戌 (1910 年)	(472)
澄斋日记 宣统三年辛亥 (1911 年)	(521)

澄斋日记	1912 年		(578)
澄斋日记	1913 年		(629)
澄斋日记	1914 年		(677)
澄斋日记	1915 年		(718)
澄斋日记	1916 年		(757)
澄斋日记	1917 年		(772)

附录

崇陵传信录		(781)
恽毓鼎奏议选		(794)
诰授资政大夫赠头品顶戴原任日讲起居注官二品衔翰林院侍读学士恽府君墓志铭	 曹允源	(808)
恽毓鼎小传		(810)

后记	 史晓风	(811)
----	-----------	-------

总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飘渺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

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凌，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度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度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馀，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

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牘、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目，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迨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馀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序 言

戴 逸

清朝人有写日记的习惯，许多名人大多有日记刊行于世。如政治家林则徐、李星沅、曾国藩、翁同龢、王文韶、唐景崧，以及学者李慈铭、王闿运、叶昌炽等。名人往往处于历史漩涡的核心，比普通人有更多见证历史真相的机会。他们或铺陈重大历史事件，或书写读书心得，或阐发个人胸臆，或缕述起居琐事，或披露参政内幕；这些文字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有一些官吏位居中下层，但关心时事，富有才能，又有机会结交权要，出入豪门，甚至行走宫内，侍奉皇帝。他们见多识广，了解政坛内幕，消息灵通。所见所闻，写在每天的日记中，常常能透露其他文献资料中见不到的历史真相。这类日记，其历史价值甚高。

摆在我面前的《澄斋日记》的作者恽毓鼎原籍江苏常州，任晚清史官十九年，担任过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起居注总办，编书处总校、总纂、总办，功臣馆总纂，讲习馆总办等职，是清廷为数不多的皇帝近臣之一，曾随侍光绪皇帝，写有《崇陵传信录》，是记述清末史事的一部信史。他熟悉晚清宫廷内幕及掌故，成为宫廷事件的旁观者和记述者。《日记》虽然常从日常生活入手，但记事并不琐碎，保留有大量政治历史资料和宫廷生活细节。

恽毓鼎还于光绪二十七年任过《各国政艺通考全书》的总校兼总纂。宣统二年，翰林院奏设宪政研究所，以恽氏为总办。因此他也是晚清新政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其《日记》对晚清政治风云与思想变迁颇多反映，时发议论，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如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日记》载称：对官员所上八项变革办法条陈：一铁路，二军制，三变通科举，四造就人才，五筹款项，六重工商，七矿务，八交涉，恽氏认为第一、第五、第七三条可斟酌而行，其余固宜就今法变通，却反对单纯对西洋之法亦步亦趋地模仿。他的观点是中国自有长处，患在用人不当：“故重情面，袭具文，苟且姑息，以致弊端百出耳。必欲舍己从人，而仍用此等丧心误国、贪利营私之人，亦何法不能滋弊哉！”对于器械之道与人相配合的重要性，恽氏以中日战争为例发出了自己的感叹：“中日战事，我兵皆望风而遁，无人向东发一矢放一炮者，故使敌人得利耳。岂得咎以器械之不精哉！即尽得外洋火器，而纪律不精，刑罚不严，委而去之，徒资寇也。”这真实反映出面对西方

入侵时，晚清士大夫普遍呈现出的焦虑心态。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使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洋务运动仅仅靠引进西方器械之道，使国家走向富强所导致的局限性。以后的戊戌变法即着眼于制度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性”素质的质疑和讨论都是由此引发而来。《日记》中所反映的心态成为时代变迁的晴雨表。

《澄斋日记》按年编排，起自光绪八年恽毓鼎中举始，至其逝世前一年（1917年）止，其间有残缺。恽毓鼎曾将所记内容概括为六类：文献，时事，读经史子集笔记，论古文诗词，民俗风情，家庭琐事。文献、时事二类中含有大量的时局议论。最重要的是《日记》反映了清廷末世的腐败。他在光绪三十四年的日记中写道：“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吾辈光阴精力，皆消磨于奔驰醉饱中，可为太息。”在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凡为外官者，必谋要津大老书函致其上司，名为‘运动’。且视京官无不嗜财，但挟重金，即以为无投不利。此虽贵人有以致之，然亦可以觐风气、测人心矣，可叹可叹！”再如宣统三年十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就通过点评五代唐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所言五不足惧六可畏，来讽喻当时的政局。认为：宣统年间所谓六可畏者，无不蹈其辙，“更加以贪人败类，贿赂公行，无一事非因贿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而进，人心安得不去，大乱安得不兴乎？”

但恽毓鼎本人处在衰世浊流中亦非洁身自好者。他曾讨好奕劻和袁世凯，上疏弹劾瞿鸿禨、岑春煊，在晚清权力斗争中推波助澜。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民俗风情与家庭琐事二类中所包含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内容。以往我们对晚清日记的解读与研究利用多只注意与重大政治事件相关的那一部分内容，而忽略日记中对日常琐碎生活的描写，而中国历史研究要实现突破，恰恰要把目光投向这些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展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更广阔更复杂的层面，以及实现历史转变的全貌。前几年乔志强同志点校刘大鹏《遐想斋日记》中对此已有所反映。在这方面，《澄斋日记》同样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日记》中举凡古籍版本、书画手迹、行医处方、天气天象、地理地震等，均有程度不同的记载。恽毓鼎叙事的优点是不像一般日记，行文易走入流水账的叙述模式，而是叙议结合，往往将对话语言等细节照录其中，存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作者又具有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和医生等多重身份，故其《日记》中的记载也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知识的方方面面。又由于史晓风先生的大力整理，解决了识读和其他疑点难点，故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这部《日记》的出版无疑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值得推荐的一部好书。

《澄斋日记》长期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篇幅浩繁，有三十六册，百万字之多。因恽氏行草字体辨认较难，断句不易，难以卒读，所以从未刊行面世。史

晓风先生退休以后，发挥余热，穷十年之力，埋头整理这一繁重而珍贵的史料，实难能可贵。他年事已高，却勤奋用功，寒暑不辍，把整部《日记》点校整理并誊写一过。由于恽氏《日记》是随笔记录，多用草书，故辨认字体极为艰难。有时辨认某个字，遍阅草书字典，不得其解；以后忽见另一处亦用此字，前后通观，反复研读，其义豁然贯通。遇到许多人名、史事，亦必追根究底，切实理清。这种勤奋、缜密、敬业之精神，老而弥笃，值得钦佩。

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浙江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这类珍贵史料，具有现代出版家的远见和胆识，也是令人赞赏和欣慰的。

二〇〇二年十月

北上日记

光绪八年壬午（1882 年）

光绪八年，元默敦牂，正月初一日起（予年二十）。

正月初一日，戊子 晴。早起拜年。孙乐亭、家容生叔、小园、韵梅来。灯后抹牌。

初二日 晴。掌灯抹牌。

初三日 晴。晚间落影，抹牌。

初四日 晴。饭后往藩司前看灯，因登黄鹤楼，游人甚众，稍坐即归。鄂省可游者止此，究之毫无意味耳。

初五日 晴。舒松岑、吴蕴生、方先生来，三鼓方散。

初六日 晴。早起出门，往各处拜年。饭后吴蕴生、吴道甫、方先生来，日暮即散。

初七日 晴。饭前剃头。

初八日 晴。

初九日 晴。连日无事，晚间打牌。

初十日 晴。

十一日 晴。

十二日 晴。

十三日 雨。饭前剃头。

十四日 阴晴各半。饭后访方先生，坐谈许久，偕往道甫处，晤蕴生、道甫，并见刘少味，稍坐即归。

十五日 晴。早起拜节。饭后韵梅来。夜间抹牌。

十六日 阴。韵梅邀饮，饭后偕诸兄及虎弟至彼处。因同游曾公祠（祠祀曾文正公暨益乡胡文忠，亭台楼阁稍有可观），顺往广货店一行，复回韵梅处。席散天已昏暗，健步而归。新雨之后，道路泥泞，甚难行也。

十七日 晴。徐士文请先生，邀予兄弟作陪。傍晚赴召，座客六人。步行而归。

十八日 晴。

十九日 晴。早起剃头。黄昏丁羹卿来。

二十日 晴。今日为三叔祖七十正寿，早起往盐署拜寿，吃面即归。复至横街古董摊

上，买得旧版《唐宋八大家》一部，价六百。又有明刻《说文》一部，惜缺一本，未买。

二十一日 阴晴各半。发蒋少甫信一封，寄交章幼同处。

二十二日 晴，下午有风。早，吴蕴生来。晚间放烟火，尚有可观。

二十三日 晴。蕴生、羹卿来。蕴生在此抹牌，二鼓始散。

二十四日 晴。

二十五日 晴。饭后出门，在藜青阁买得朱子文一部，版甚好，价六百文。晚间，孳兰吃汤包子，颇为果腹。掌灯打牌。

二十六日 晴。饭时方先生来。晚间抹牌。

二十七日 晴。甚热。饭后抹牌。

二十八日 日赤如血，甚热。

二十九日 晴。日色仍赤。饭后打牌。卜润生来。

二月初一日 晴。早起狂风如吼。饭后至藜青阁。归后复偕望兄至兰陵正街，搜罗旧货。买得墨评旧版《诗经》一部（未著姓氏，不知何人所评，字甚好），价三百。路遇韵梅，同访刘树千未晤。晚间雨。是日剃头。

初二日 晴。

初三日 晴。一日无事。晚间吴稼珊来。

初四日 晴。一早孙先生暨唐先生到鄂。吴蕴生来。

初五日 晴。

初六日 晴。京信到。蒋少甫于上月丁嗣祖母艰。

初七日 晴。饭后剃头。

初八日 晴。一早陈政雨来。

初九日 晴。

初十日 晴。

十一日 晴。

十二日 阴。晚间微雨。

十三日 晴。餐桂亭背桂树开花，只两朵，想天气过于和暖故耳。饭后孙伟之来。

十四日 阴。终日微雨。王先生于明日卸事，搬在西街。饭后剃头。晚间大雨。

十五日 一日大雨如注。

十六日 雨一日未止。看《廿二史札记》起。

十七日 阴，午前狂风如吼，有拔木发屋之势。

十八日 阴。清明节。饭后偕诸人登黄鹤楼，坐少顷，由司湖贡院一绕而归。晚间抹牌。

十九日 晴。

二十日 晴。

二十一日 阴。饭后微雨。接少甫信并讧一份（上月廿一日所发信已接到）。是日剃头。

二十二日 晴。

二十三日 晴。《廿二史札记》看完。

二十四日 雨，雷始发声。

二十五日 雨。

二十六日 晴。饭后李云舸来（系从安陆上省，明日即动身）。

二十七日 晴。

二十八日 晴。

二十九日 晴。

三十日 晴。黄昏丁羹卿来。

三月初一日 阴雨。

初二日 阴雨。

初三日 晴。谷雨节。写少甫信一封，交王先生带至常州，由赵家转寄（初五动身）。

初四日 晴。早起舒松岑来，史子经亦来（系从金坛来湖北者）。饭后剃头。

初五日 晴。饭后方先生来。半夜微雨。

初六日 早阴，午晴。

初七日 终日阴雨，晚间稍寒。

初八日 终日阴雨，寒甚。晚间雷雨交作。

初九日 午前阴雨。剃头。

初十日 早前冷，饭后晴。

十一日 晴。

十二日 晴。

十三日 晴。

十四日 晴。剃头。

十五日 一日晴，甚热。晚间雨，雷电交作。

十六日 晓起天已放晴，仍热甚。

十七日 晴。

十八日 立夏。一日大晴。半夜大雨且雷。予睡，未之闻也。

十九日 早起大雨如注，一日未住。饭后剃头。

二十日 阴雨。公寄品舅信一封，交雨擎带去。

二十一日 天竟放晴，稍热。

二十二日 晴。彦生叔来。

二十三日 晴。望之接湖南信，崇之于月之十四作古，伤哉，痛哉！

二十四日 晴。傍晚吴蕴生来。剃头。

二十五日 晴，尤热。阅申报，法国大兴师攻越南，有灭此朝食之势。然越南为广西藩蔽，使法国并而有之，非中国之利也。

二十六日 阴。

二十七日 阴雨。

二十八日 一日大雨如注，天稍寒。

二十九日 晴。丁羹卿、舒松岑来。

四月初一日 丙辰朔。日有食之，云阴不甚见，且小雨。

初二日 晴，饭后阴。

初三日 晴。

初四日 晴。饭后吴蕴生来。

初五日 晴。剃头。

初六日 晴。伯父兼署臬司，于是日接印。制台今日出殡，早起偕诸兄及虎弟至文昌门，仪仗极盛，唯路远人挤，甚为疲苦，午刻始归。饭后蕴生、羹卿、彦叔均来，黄昏去。

初七日 晴。早发思臣信一封（由信局寄）。黄昏陈良甫来（名显扬，系臬台监印）。晚间雨。吕八舅母自陕西到鄂，留住署中。

初八日 一夜大雨，至晓甫住。韵梅来。饭后复雨。

初九日 晴。

初十日 阴晴各半。剃头。陆幼钱年伯来（新选巴东教官，曾在此代馆数月）。饭后至藜青阁买书。

十一日 晴。饭后羹卿、蕴生来。

十二日 晴。两撇到。接品舅信。彦叔来。

十四日 晴。韵梅来。饭后剃头。筱园来。良甫来谈。

十五日 晴。饭后蕴生、松岑来。良甫来谈。

十六日 晴。蕴生、松岑来。

十七日 阴。一日大雨。蕴生、松岑来。八舅母起身，三两日后始开船也。

十八日 晴。饭前吴蕴生来。

十九日 晴，热甚。巳刻祭祖，未刻拜堂见礼，二鼓后同人即散。

二十日 晴，仍热。两点钟回门见礼，陪席者四人。傍晚始归。半夜微雨。

二十一日 阴，闷热更甚。早起至五伯处谢。两至岳母处（先往谢昨日之席，后往谢见面礼）。归署吃饭。傍晚蕴生来。

二十二日 阴，微雨稍凉。松岑来。

二十三日 一日阴雨。饭后春潭来。

二十四日 一日阴雨。饭后至岳母处，留饮。阅《申报》，金陵竹生花，说者谓主兵，且引咸丰壬子竹生花为证。灾异虽不无穿凿，鄙人则殊抱杞忧也。傍晚春潭来。早起剃头。

二十五日 晴。

二十六日 晴。饭后春潭来，偕出拜门，有见有不见。回时便在岳母处少坐即归。蕴生来。

二十七日 晴。傍晚春潭来，吃饭去。

二十八日 晴。饭后至春潭处少坐。

二十九日 晴。饭后偕春潭、大哥、望之至黄鹤楼，因约诸君天禄斋小饮，掌灯即散。

三十日 晴，晚阴。

五月初一日 天明大雨如注。发岳父信，由信局寄。

初二日 阴。伯父请春潭，余兄弟代陪。席散至内坐许久始去。

初三日 阴。

初四日 一日雨未止。剃头。

初五日，端午 一日阴雨，闷热异常。早起拜节至岳母处，未见。韵梅、蕴生、方先生来。晚，雷电。

初六日，夏至 阴晴各半，闷热更甚。饭前至岳母处，少坐即归。

初七日 阴。饭后春潭来，傍晚又来，吃饭去。

初八日 一日阴雨。傍晚至岳母处，吃晚饭而归。

初九日 阴晴各半。

初十日 阴晴各半。早间春潭来辞行，十三走。傍晚至岳母处，吃晚饭而归。晤程少农。

十一日 阴晴各半。晚间陈良甫招饮天禄斋，未赴。

十二日 晴。傍晚至岳母处，晚饭后复往，少坐即归。

十三日 晴。岳母今日动身。早起往送行，遂送过江，至乾裕访王韵芩未晤。在天兴楼吃饭，庄若林作东。（岳母系乘“江永”轮船，今晚十点钟开。）两点钟渡江归，暑风甚大。归后头痛，大卧。伯初叔公来（自苏州起服来省）。

十四日 早雨。一日阴。严蔚轩（武昌令）年伯来。饭后病，头晕发热，困卧半日。

十五日 阴雨。病稍愈。今日伯母生辰，早起勉强出去拜寿。一日避风，殊闷闷也。

十六日 一早大雨。一日阴晴不定。发康生、思臣信，均由官封寄去。又发少甫信，由信局寄。剃头。

十七日 晴。饭后在义泰恒看会，尚有可观。

十八日 晴。甚热。

十九日 早晴，饭后阴雨。

二十日 一日大雨如注。

二十一日 晴。发常州信，饭后至士丈处少坐。早起剃头。

二十二日，小暑 晴。晚间微雨。一日收拾书籍，颇疲乏也。韵梅来（托有刘树千事）。写严蔚丈信一封，系荐梅成衣，交其携往武昌。

二十三日 早雨，饭后大晴。韵梅来，晚间姑娘为予送行。

二十四日 晴。早起往各处辞行，五伯、伯初叔公、仲屏处下轿。申刻士安、蕴生招饮天禄富，为予送行。座中方先生、道甫兄弟皆北闱应试者，尽欢而散。今早李方去看轮船，招商局“江表”船于廿七日开，即定于是日起身。

二十五日 阴复雨，殊闷闷也。吴道甫来辞行。晚间舒松岑来。

二十六日 阴晴各半。早间韵梅来，约明日在汉镇为予饯行。傍晚，伯母给酒食及馒头，适伯初叔公来，遂留之，天黑始去。伯初谈及赵子林（不知其名，俟打听）署长兴县，循声卓著，真能不要一钱。甫履任，即与百姓在城隍庙赌咒，誓不取非份之财。每月初一，将所入公费等项详开一单，粘于庙外。洵廉吏也。而其尤擅长者，则在捕盗。其法于照壁外钉两大桩，以巨铁链锁其上。每获一盗，将其缚于链上，屈曲其身，使之欲上不得，欲下不得。如是者一日，盗必实供。既供后，以善言导之，戒其嗣后不可作贼。盗如应允，则命其往擒一盗，将功赎罪。若能获得，列为亲勇，月给工食（皆自己出，不动公帑）；不能获，仍以铁链处之。盗所获之盗，亦如法炮治。署事未几，其亲勇已有四十余人，皆有飞檐走壁之能。故能道不拾遗，萑苻患息。他县有盗，请长兴代捕，可克期而得。是以民

歌其德，贼畏其威。如此干员，近今颇不易得，亟录之，以志其英迹云。早起剃头。

二十七日 晴。十点钟辞行过江，韵梅设饯于汪秋樵家（安徽人）。侑酒者九美，花团锦簇，亦有可观，但无出色者耳。席散，树千招饮花酒，谈许久。席甫设，陈政雨亦邀饮于他家，复往，略为酬应而归。晚间天闷热不堪，蚊子又大肆肆虐，几于体无完肤。一夜未寐，殊为苦也。

二十八日 晴，有风。晓起眼眩腹闷，大有发痧之势，急以痧药治之，鼻口兼施，始得清爽。天明四点钟始开轮，七点钟过黄州，十点钟过蕪州，距省已三百六十里。看湖北下游地势，大率以黄州为扞蔽，得黄州而善用之，上瞰武昌，下临蕪州，大江以西尽城守矣。十点三刻过田家镇，水师副将在焉。十一点二刻过武穴，二点钟到九江。遥望庐山，清奇怪特兼而有之。停轮上货，至十点钟，以天色将变，路险难行，遂不开船。早晚均在账房吃饭。账房唐冠卿，香山人。半夜雨。

二十九日 竟日阴晴不定，微雨。四点钟鼓轮，十点钟过安庆，二点钟过大通，六点一刻至芜湖，停轮，大雨。八点钟开，三更过南京。

六月初一日 晴，大风。五点钟至镇江，珽卿先在此等候，遂附轮同赴沪。饭后风更甚，颇为颠簸。

初二日 晴。五点钟抵上海。即在太古昌徐旭山处落脚，一切供应较之栈房竟胜十倍，甚可感也。少停，即同旭山出门买书。饭后复出照相，归后乘马车至静安寺。是时也，天朗气清，大风拂面，群花毕至，妍姹咸集。予左顾右盼，饱看芳菲。然如此冶游，究属伤风败俗也。旭山遂邀饮聚丰楼，偕往金桂园观剧，三鼓始归。剃头。

初三日 晴。伤风发热，甚为讨厌。早起往拜上海道邵筱村（友濂），未见。饭后邵观察枉过。晚间诸君同出看电气灯，予以病卧不能行，甚闷。发第一号家书。

初四日 晴。热仍不退，精神格外疲顿，奈何！傍晚，旭山在石愁家摆酒，强予往，予辞，不获已，乘轿而往。席散至天仙观剧。品舅北上，已于初一日到沪，住万安楼，今日在路始碰着，海中又可结伴同行。

初五日 晴，饭后雷雨。病仍未减。早间品舅见访。灯后旭山、珽卿往金桂观剧，恐余寂寞，以轿载余而往，情谊殷拳，良可感也。看未毕，先归。“丰顺”轮船于今日到沪，准于初七日开。接刘树千信。

初六日 一日阴。饭后请医来看病，诊予感冒风寒，不甚要紧，开方而去。

初七日 一日阴。写树千回信，交旭山携回。饭后出门买物，顺至周桂芳家小坐。旭山邀在华众会茶园吃茶，有素面颇佳。复至肇贵里黄繡尹家，觅品舅不见。晚间微雨上船，一表为肱筐者攫去，数也。同舟同乡甚多。叔来、季文两太叔祖亦在船。

初八日 晴。黎明开轮，晚八点钟入黑水洋。今日虽无大风巨浪，予已呕吐数次，僵卧不能动矣。

初九日 早微雨。黎明至烟台，少停。饭后出黑水洋。一日波平如镜，舟稳如家，为之大快。

初十日 晴。波浪仍平静，如此飘洋，真罕觐也。半夜至大沽口，拨货停轮。因登舟顶望月，上下空明，四无障翳，胸襟为之一廓。

十一日 晴。九点钟开行，午刻入口，有炮台三。昔日僧惠王在此拒洋人，有广东奸

细以二十万卖与敌人，遂至天津失守，文宗北幸，守御之要所关如此。内河有七十二湾，水狭且不深，轮舟屡次搁浅，迟至四点钟尚未到紫竹林，遂换划子摆至春元客栈，暂作息脚。予自上轮后四日未饭，是晚始得一嚼。壁间有题壁诗，依韵和之。复往浴堂洗浴。

十二日 晴。发第二号家信。晓起坐车往谒筱珊太叔祖（住二道街），留吃早饭。复至南斜街拜元卿大哥，未晤。黄昏偕子辛等在杏花村吃茶，并有酒菜，刘吉六东。步月而归，顺至佛照楼，访汤炳臣。

十三日 晴，热甚。五鼓装车，黎明开行。未数里，予车覆焉，人尚未伤，幸极。三十馀里至韩口打尖，四十里蔡村宿店。武清县治，一路田禾茂盛，丰稔可期，为我农一喜。

十四日 晴。四鼓开车，七十馀里在安平打尖，五十里至张家湾宿店。通州治。是晚将箱子寄放店内，令其日内送来。衣裳另打软包，恐崇文门需索故也。孟子曰：“古之为关者，将以御暴；今之为关者，将以为暴。”忆此，不禁慨然。

十五日 阴。三鼓开车，二十五里虞家卫小憩，二十五里至崇文门。在路遇大雨，车轨中水骤至数寸。十二点钟至北半截胡同。予偕大哥先出剃头，然后谒见外祖母、寄父母、二舅母。予住外厢房，一路鞍马劳顿，晚间即歇，酣寝达旦。

十六日 阴，微雨。早起出门拜客，均下车，惟细姨未见。拜未毕，回寓吃饭，复出。聘师在外坐馆未晤。晚间，寄父、次伯、韞兄邀饮广和居，二鼓后归。椒舅在席间谈及内蒙古地无海，居民所食之盐从何出产，四座皆茫然。当向《元史·食货志》中查之。（〔眉〕均山盐也，自张家口知之。此仍谬。口外盐均出自内蒙古兰泰盐沼，晶莹味美。此天之所以锡北氓也。男惠注。——前数字壬寅春所写，此注则壬申冬，已三十一年。上距先君日记之时则五十一年矣。）品舅到京。

十七日 晴。发第三号家信。刘剑生、蓉生、俞笏东、何表伯均衣冠来。晚间在玉雨处纳凉赏月，三鼓始寝。

十八日 晴，热甚。偕寄父至伏魔寺访仰皋、鲁叔文，叔文留饮，尽欢而返。饭后寄父邀至天和馆观剧，戏甚佳。归后外祖给酒食，又复醺然。

十九日 晴。早起入城拜客，晤椒舅。回寓午餐。傍晚珽卿来。发常州信，交信局寄。张家湾所放箱子，居然送来。晚间，鲁叔文招饮万兴居，未赴。

二十日 晴。早起剃头。偕大哥入城，赴伯绅、仲梓之约。归后复出，访小斋未晤，遂至仰皋处，少坐即返。鲁叔文来。

二十一日 晴。王灿卿、方先生、珽卿、管凌云来。饭后至琉璃厂购物。傍晚偕寄父、大哥至广和居，赴受轩表伯之约。席散，顺访韞兄。

二十二日 晴。方先生、管赓云、凌云、潘小斋来。晚间，仰高邀饮义胜居，二鼓即归。写少甫信一封，附外祖母家信寄去。

二十三日 晴。傍晚，雷雨交作。早起偕大哥访珽卿，复至武阳馆访方先生，晤福荪、吉六，子年未晤。饭后聘师枉过。师近来讲究《说文》，聆其绪论，具见精蕴。晚间玉雨邀饮，座中皆苏州人。

二十四日 晴。关帝圣诞。早起偕玉雨往伏魔寺拈香，顺访仰高、叔文，遂至小斋处少坐。方先生、刘梅荪来。晚饭后至次伯处。

二十五日，立秋 阴晴各半。饭前至吴慎生处谒藜师。饭后，藜师枉过，葭生、伯雅

来。夜半寒热大作。其抖也，如冰沁心；其烧也，如火炙肤。苦极。

二十六日 晴，晚微雨。早起热稍退，至黄昏寒热复作。藜师过谈许久。

二十七日 阴雨。刘洪如邀饮便宜坊，钮伯雅兄弟邀饮泰丰楼，皆谢之。因父忌不出门，且病不能与也。黄昏寒热又作，殊为愤闷。谢静轩来京，余搬住内厢房。

二十八日 阴雨。饭前至吴慎生处就诊，未开方，说一古方。饭后吴道甫昆仲来，予病未见。饭间服药，微汗，热仍不减。

二十九日 雨仍不止。饭后寒热又发，请吴筠汀（仁和人）来诊，开方而去。吴道甫兄弟来，入内视予，言及渠在海中遇大风，舱中皆水，予等真大幸也。接三哥信，言及湖北水灾甚大，十馀县皆被淹没，居民大半为鱼，深可悯恻。晚晴。热大作，满体起紫点，有似乎疹急发，表之。

三十日 晴。点隐不见，精神疲弱。饭后筠汀来诊，云昨所发非疹。晚间仍烧。

七月初一日 晴。病似稍减，晚间仍烧。

初二日 阴雨。饭后吴筠汀来诊，云病已减，惟痰未去耳。掌灯复烧。接三哥上月十九家信。

初三日 一日大雨如泻，晚晴，夜复倾盆。掌灯仍烧，奈何！

初四日 雨仍不止。早间热似稍退。饭后筠汀来诊，谓予亏弱，用补剂。次伯及玉雨来。掌灯复烧。

初五日 晴。精神尚健。饭后次伯偕南京濮君（濮公文暹之子）来诊，说予病宜发散，如服补药，将不治。晚即服其方。掌灯寒热大作，予热虽久而未退，而寒则早已除去，今忽大发，不解其何故也。

初六日 晴。热仍不退。

初七日 晴。热仍未退。何寿轩表伯枉过。

初八日 晴，天大热。晚间发热加剧，坐卧不安。

初九日 雨。仍烧。晚间祝君来诊。

初十日 晴。烧仍不退。饭后陈莲舫来诊。

十一日 晴。晚，病大剧。夜间，气喘色变，其势颇险，吴慎生来诊，开方。

十二日 晴。热已轻减，格外疲弱。饭后藜师枉过。

十三日 晴。早间热稍减。饭后吴慎生来诊，云脉有弦象，受风之故，亟宜避风。余熙臣来。

十四日 晴。病大减。晚间玉雨来。

十五日 晴。吴慎生来诊。斑卿来。

十六日 晴。病已减，困卧一日。二鼓庖人不戒于火，枕席、衣服尽被焚去，烟焰迷腾，幸大哥等知觉扑灭之，然而险矣。

十七日 晴。仍卧一日。叔来、季雯二太叔祖来。干仲来。

十八日 晴。今日为品舅生日，寄父设席祝寿，余以病不能出也。今日吃面少许。接三哥信。晚间，吴慎生来诊。

十九日 晴。服药后，疾大减，精神稍健，能起坐。

二十日 早晴，饭后阴。傍晚藜师枉过，长谈而去。大哥于今日搬进城去。

二十一日 阴。饭前叔来太叔祖来。一夜雨，抵晓未住。发第四号家信。

二十二日 晴。黄昏何顺甫来，说及场前借养病习静，于场中大是有益，甚为有理。

二十三日 晴。今日为寄母生日，余以风大未敢出门，就室中拜寿。珽卿、道甫、质甫来，次伯枉过。邀慎生来诊，开方，补气服十帖。

二十四日 晴，大风。写三哥、五弟信，交大哥寄。饭后俞笏东来，长谈。

二十五日 晴。接少哥信，说及苏门前月地震。今日学台考罗，予病不能出，求品舅代考。（〔眉〕即录遗也。）

二十六日 晴。余始出房门。大哥、品舅出城。品舅昨日代考，甚为辛苦，不安之极。饭后黎师枉过。

二十七日 晴。饭后叔来太叔祖来。

二十八日 一日阴，时雨。早起剃头。避风竟日。夜半雷电风雨大作，予酣睡未闻。

二十九日 阴晴不定。大哥出城。饭后黎师枉过。是日为地藏王诞日，晚间满地插香。考罢出案，大哥第一，予六十五名。

八月初一日 晴。早起精神疲顿，筋骨酸痛，以曲茶治之。衣冠拜二舅母寿。傍晚玉雨来，说三场乱号，暗记玉雨用“洲”字，予用“禁”字。今日简放学政，仲梓得福建，丁桐生得云南，冯联棠得河南。

初二日 晴。早起赴间壁谒黎师。饭后方先生、受轩表伯、叔来太叔祖、次伯、汪芷沅来。

初三日 晴。二舅三十生日，早起拜寿。衣冠往间壁谢吴慎生，晤玉雨。饭后谒黎师。徐伯文、汪芷沅来，遂偕同人作龙虎之戏，掌灯即散。晚间，雨大至，雷电交作。

初四日 阴。饭后大雷雨。发少甫信。晚间作龙虎之戏，胜焉。

初五日 晓雨，俄而西北风作，天竟放晴。傍晚至黎师处少坐。一日寒甚。

初六日 晓雨，午晴。饭后搬小寓，在路复遇大雨。两点钟至寓，同宅中熟人甚多，予不暇往访也，而来者甚众。傍晚至贡院一行。

初七日 晴。姚子祺、蕴硕兄来。熟人来者仍不减于昨日。傍晚复至贡院看牌。一日风日清和，甚可乐也。

初八日 晴。黎明即起，饱餐。日出接签点名，进场坐东渭字拾贰号。熟人唯袁子年在东文场，饭后访之，食其饅首。初鼓封号，三鼓题纸下，首题“子曰雍之言然”，次题“日省月试”三句，三题“伯夷圣之清”三句。诗题“松风含古姿，得松字”。一挥半篇。曲肱熟寝，半夜寒甚，三棉犹不甚暖。

初九日 晴。黎明起，十点钟首艺写作俱毕，接手作次篇，四点钟毕，作三篇未誊，灭烛安睡。一日精神倍觉焕发。

初十日 晴。予二十生日也，胡里八涂而过之。日出起做诗，誊文，补稿，午正交卷，领签而出。昨夜有河间人遇鬼，自宫，尚馀一息，其报甚显。

十一日 黎明起，点应进场如初，坐东剑字七十五号。七十二号为凌云，谈天甚快。饭后阴略雨，半夜晴。三鼓题纸下，即起做《易经》文，毕即寝。

十二日 晴，大风，傍晚稍止，二鼓复风。一日手不停挥，掌灯皆毕。半夜寒甚。

十三日 晴，犹有风。十点钟出场，偕方先生访子年，叔来、季文二太叔祖，均未晤，